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，散文，現代詩歌，古典詩詞，曲藝雜談，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一湖碧影搖輕舟

李誠

午後的陽光明媚，春深似海。我漫步在蘭州植物園，眼前望去，一湖碧影伴著歡聲笑語。它是植物園裡的眼睛，守著這一方澄澈，也攪盡了暮春的繁華。

湖水碧綠，是那種被春風打磨過的顏色，透亮清澈，如一面明鏡，倒映著周圍的樹林、亭榭和天色，雲影徘徊，樹影婆娑。有人說：「水是眼波橫」，滿園春色便都融在這眼波裡了。偶有微風掠過，湖面蕩起了細碎的褶皺，像一匹翠色綢緞被風輕輕掀動，一圈圈漣漪盪開，柔柔的，緩緩的。

湖岸的楊柳，在春天裡隨意垂著。萬

千枝條早已褪去淺黃，黃綠交織，一縷一縷垂向湖面，像散開的長髮。風一吹，柳絲便在水面上輕輕搖曳，驚起幾條游魚，它們忽然又鑽進了深水。而那漫天飛舞的柳絮，像細小的雪，在陽光下悠悠飄蕩，有的落在肩頭，有的飄向湖面，隨著微波輕輕漂流，讓這一湖水多了幾分活潑。

湖面上，幾葉輕舟不緊不慢地劃著。小舟不大，黃紅相映，點綴在碧綠的水面上，像幾片彩色的花瓣。小船悠悠地晃著，在湖面留下一道淺淺的水痕，很快又消散了。船中多是闔家出遊的身影，大人牽著孩童的手，或是並肩而坐，臉上掛著

舒展的笑意。孩子們趴在船舷，好奇地伸手撥弄湖水，笑聲清脆，在春天的暖陽裡傳得格外響亮，在湖面上久久迴盪。大人們則悠然地搖著槳，目光隨著湖水流轉，將這湖光樹影盡收眼底。

岸邊遊人眾多，卻不顯擁擠。有情侶相依，低聲細語；有老友結伴，談笑風生；更多的是老幼同游，其樂融融。他們的身影融進湖光春色，讓這片風景多了人間的溫暖。平日裡的奔波，好像也被這一湖碧水滌蕩乾淨，只剩下滿心的輕快。

目光流轉，忽見幾位園丁正俯身勞作。這滿園秀色，離不開他們的雙手。那

雙手骨節粗大，掌心佈滿了磨出的硬繭。他們小心翼翼地扶正歪倒的花枝，仔細培土澆水，用那雙粗糙的手，護著每一株生命的成長。正是這一雙雙手，日復一日，才讓植物園有了這般蔥蘢與秀美。我站在湖岸邊，看著他們融入春色之中。

輕舟繼續在湖面慢搖，樂聲悠悠，與水波輕蕩、笑語聲交織在一起，像一支春天的曲調。陽光灑在湖面上，波光粼粼，金光閃爍。柳絮依舊在風中飛舞，讓眼前的美景多了幾分朦朧。此刻，時間彷彿慢了下來，我與這一湖碧水、幾葉輕舟、滿園春色，融在了一起。

原來，美好從不在遠方。它就在這片湖水邊，在這輕輕搖蕩的小舟裡，在出遊時那一張張舒展的笑臉上。蘭州植物園的小湖，不聲不響，卻讓每一個路過的人，心裡都有了著落。

輕舟漸遠，碧影依舊。暮春的晴日裡，一湖碧水，幾葉輕舟，又慢慢搖向遠方。

九龍飛瀑落翠微

熊代厚

九龍瀑臨近黃山的南大門，我到的比較早，景區裡沒有人，只聽到各種流水聲，偶爾有幾聲鳥鳴。

昨晚下了一夜雨，夢裡都能聽到雨聲。雨後瀑布壯觀，看得痛快。

初夏時節，樹木已非常的茂密，滿眼綠意森森。太陽出來了，金色的光投在綠葉上，投在雪白的溪流上，真美。

經過連珠潭，有無數的小瀑布，每個瀑布下面都有一池潭水，翡翠一般，一串一串地連著，這不由讓人想起朱自清的梅雨潭，那一份醉人的綠。

太陽完全出來了，驅趕著潮氣，在林間灑下斑駁的光影。山頂上壓著一層白雲，看不見山的真面目。這些清澈潔白的瀑流，是從山的深處流來，也許正是那層層白雲所化吧。往上，來到青龍澗。長長的一條青石，約有十幾米長，青梗梗地臥在澗底，前面微微昂起，真的像一條青龍靜臥。澗邊有亭，有木椅，有山風，有鳥鳴，有雪白的瀑流在眼前跳躍閃騰。

坐在這裡小憩，什麼都可以想，什麼都可以不想，便覺得是個自由的人，感覺自己的身體和心靈都和這溪流，和這綠樹，和這陽光，和這鳥鳴，融在一起了。

來到九曲峽，溪流在這裡彎折反覆，像一條龍扭動著身子。上面隱約聽到人聲，不一會出現了一撥人，有三四吧，可能是一個旅行團，大家有說有笑了，準備下山了。看來仍有比我更早的人呀，任何時候，不要總以為自己是第一。

前方傳來低沉的轟鳴，似悶雷滾過山谷，又似巨龍低吟，雄渾而悠遠。循著水聲前行，山勢漸陡，轉過一道山彎，眼前豁然開朗，九龍瀑的第九瀑（命名由高到低，最下面的為第九瀑）驟然映入眼簾。

第九瀑很寬，有十幾米，像一把巨大的扇子從上往下展開。水流順著平整的巖面緩緩鋪展，薄如蟬翼，細碎的水花簌簌墜落，溫柔纏綿；又似輕紗拂面，飄逸靈動。繼續向上，要爬一段陡峭的山路。你俯著身子向上，瀑布就在你的右手邊，向上看不到頂，向下看不到底，瀑布和你平行著，並列著。移步換景是瀑布，定點觀看也是瀑布，他們跳躍著，奔騰著，流向山下，匯成了河，匯成了江，流向了海。

上山的台階越來越陡，向上看，像一條青色的帶子垂下來，讓人想起泰山的十八盤。我開始喘著粗氣，渾身也汗透了。最美的瀑布在上面，不費一些氣力是看不到的，難怪王安石說世之瑰怪奇偉非常之觀，常在險遠，非有志者不能至焉。

我對自己說，慢一點，慢慢欣賞。可我已聽到前方巨大的轟鳴，不由地又加快了腳步。已沒可上的路，那壯觀的瀑布掛在了眼前。這是第三第四第五折瀑布，連在了一起，最壯觀的是第三瀑。

這是九疊中最長也最見筋骨的一瀑，水流自懸崖頂端奔騰而下，如銀河決堤，白浪翻湧，凌空飛瀉百餘米，撞擊岩石上。巖壁不再平整，而是青黑粗糲，無數巖稜與凹縫把奔湧而來的水流瞬間撕碎，

分流，垂天而下。

陽光斜切下來，照在紛飛的水珠與流動的水絲上，銀光閃閃，碎芒亂跳，落在黑巖與綠苔之間，格外鮮活。

第三瀑下面緊跟著第四瀑，向右折過去幾米，雖沒有第三瀑長，但比第三瀑要寬，下面有一深潭，水色沉碧，深不可測。潭邊有一處天然平台，站在上面，可仰望百米三瀑，側觀飛濺的四瀑，下俯奔湧的四瀑，風挾水霧撲面而來，清冽沁骨，暑氣頓消，精神陡增。

我看過天下許多瀑布，天台山的宏大，白丈瀑的深長，黃果樹的壯美，廬山的綿細，它們大多是單一的，而九龍瀑層層折折，變幻萬端。

還有一些瀑布，看時覺得壯觀，時間久了，便漸漸模糊，九龍瀑以「序列」取勝，以「遞進」動人。瀑落之處，必有清潭。九龍瀑伴生九座清潭，有的闊深，積水澄碧如玉，幽深靜謐，天光雲影，青山翠木盡數倒映其中，水天一色，虛實相生。有的玲瓏，澄澈見底，清水漫過青石，溫潤透亮，伸手可觸山泉的微涼。

還有一些錯落分佈的天然冰臼，深淺不一，形態各異，是歲月與流水共同雕琢的地質奇觀，藏著山川億萬年的滄桑變遷。它洗盡塵世煙火，溫潤人心山河，讓每一個踏足此地的人，都能在清澈之間，遇見最純粹的自然之美。

在瀑布群的後方有觀瀑亭，靜坐亭中，山的沉穩、水的靈動、雲的飄逸、林的清幽，在此完美交融，渾然一體，構成一幅氣韻生動、意境悠遠的天然水墨山水長卷。我看不到長卷的頂端，或許它藏於天都、玉屏諸峰的幽谷之間，攜山巔雲霧之靈氣，納深谷清泉之澄澈，以九折連環的飛瀑、九潭相依的碧色，蜿蜒跌落，鋪展而下。

苦楝花落盡時

周俊杰

初夏的日頭升高，曬得巷子裡每一寸磚石都暖熱踏實。天光亮得直白，天亮得早，黑得晚，風拂在皮膚上是溫熱的觸感。整條老巷不再有半點涼意，穩穩進入了夏天。巷口的苦楝樹，就在連日的熱風裡，落完了枝頭最後一朵小花，再也見不半片淺紫。

花開最盛的那些日子，模樣是清清楚楚的。

苦楝的花全部開在細枝末梢，一串串垂下來，挨得緊密。花瓣薄，尺寸極小，四片瓣面平整整鋪開，底色潔白，邊緣暈開淡淡的紫。花穗一串連著一串，密密麻麻掛滿樹冠，貼在青綠色的細枝之間。

站在巷口抬頭看，整樹細碎的紫白花團層層疊疊，鋪得滿滿當當，把整棵樹的枝骨都藏在了花影裡。

白日無風的時候，所有花穗都穩穩垂著，一動不動。陽光平鋪在花瓣上，瓣面透光，看得清極細的紋路。只要有風穿過巷子，滿樹的花就一起輕輕抖動。花瓣脫離枝柄的速度很慢，一片一片、一簇一簇，慢悠悠盤旋、飄落、墜地。花落下來不會亂飄，大多順著風勢，整齊落在樹根周圍的青石板上，積起薄薄均勻的一層紫白。

走在巷裡，腳踩過落花，觸感細軟平實。花瓣貼在石板縫隙、階邊凹槽、牆根低窪處，積得均勻柔和。空氣裡有淡淡的草木苦味，不飄不虛，是貼近地面、穩穩沉沉的香氣，圍在樹下不散。風吹一次，花落一次，日日堆積，日日新鮮。那段時間，樹下的地面永遠鋪著一層細碎花影，看得見、觸得著，是巷口最實在的光景。

樹底下常年擺著一張竹籐椅。籐條被常年日曬變得溫潤乾燥，椅面紋路清晰。花開的時日裡，總會有花瓣落在椅面、椅背、椅腳的縫隙裡。落花安靜停上面，積得多了，輕輕一吹便軟軟滑落。白日的樹蔭落得寬大，遮住整片椅面，樹影晃動，花落輕輕，日日都是安穩平實的畫面。

從前我喜歡伸手去接滿樹紛飛的楝花，抬著手，等細碎花瓣落在掌心，輕輕貼著皮膚。現在熱風穿枝，所有花枝幹乾淨淨，枝上只有綠葉，再也沒有花瓣墜落。後來我就只是站在樹下，雙手自然垂著，再也沒有抬手。從前喜歡蹲在石板路上，一片一片撿拾落花，把完整平整的花瓣挑出來收著。

現在的石板被太陽曬得乾爽發燙，地面平整乾淨，石縫裡沒有殘瓣、沒有碎蕊，一點花的痕跡都看不見。後來我只是靜靜站著，再也沒有彎腰。從前喜歡挨著籐椅站著，在花影裡站完整整一個漫長午後。現在籐椅照舊擺在原處，椅面落了一層薄薄浮塵，乾乾淨淨，空空落落。後來我路過樹下，只是往前走，再也沒有靠近那張空椅。

花是被熱風一點點吹乾淨的。白天日曬熾亮，晚風反覆穿巷，枝頭的花一天比一天少。高處向陽的細枝最先落空，慢慢輪到內側背陰的枝椏。沒有突然的凋零，只是一日一日減少，直到最後，整片樹冠再無一片紫白，所有花穗盡數落盡、散盡、吹淨，不留絲毫殘餘。

花褪盡之後，樹葉立刻長了起來。新葉一片一片抽芽、舒展、鋪開，從淺嫩的青綠，慢慢長成厚實的深綠。葉片寬大平整，層層疊疊擠滿所有枝椏。樹冠變得濃密厚重，穩穩撐開一大片結實的樹蔭，牢牢蓋住巷口的地面。陽光照在葉面上，綠意清亮透亮，整片樹葉紮實飽滿，是盛夏獨有的厚重生機。

風吹樹梢的聲音也變了。從前花瓣輕顫的細碎聲響，輕柔微弱。如今滿樹綠葉相碰，風聲清亮沉穩，一陣陣、一層層，落在巷裡格外清晰。地面徹底乾淨，石板裸露著原本的青灰色，被日日暑氣曬得溫熱。曾經的花香徹底消失，空氣裡只剩青葉蓬勃的草木氣息，乾淨、直白、安穩。

整條老巷安靜平實。兩邊院牆牆面乾燥發白，家家戶戶院門緊閉，門環上鎖。巷子裡沒有行人，沒有說話聲，沒有跑動聲，只有熱風不停穿來穿去。

正午的日頭最烈，樹影壓得短而實，綠蔭邊界清楚利落。風動葉搖，地面光影明明暗暗，緩緩移動，不急不緩。白晝很長，天光久久不褪，夏日的白晝安穩又綿長。

花事徹底結束，夏天就扎扎實實鋪滿了整條老巷。我站在樹下，看著滿樹濃綠，看著乾淨的石板，看著空蕩蕩的巷口。

煙火黔味：在山水之間慢慢發酵的滋味

鄒洪永

夜色在貴州的山谷裡落下來的時候，總是帶有潮濕的涼意。街邊小攤開始亮起的燈光，在霧氣中顯得昏黃。鍋裡的油剛剛燒熱，辣椒和蒜末一起倒入鍋裡，「滋」地一聲，好像打開了這片土地的另一類語言。很多人初到貴州就被山水所吸引，但真正留下記憶的卻是那些有煙火氣的地方。

貴州的味從來不會鋪張，它更像是時間慢慢沉澱下來的表達。由於山地多、氣候濕潤，所以人們就用發酵和辛辣來抵抗潮氣。因此酸、辣成了貴州飲食最突出的底色。但是只用酸和辣來概括貴州的味，就會顯得過於單薄。酸有層次，辣有溫度。

第一次真正瞭解貴州的味，就是在一碗酸湯魚裡。紅艷的湯麵翻滾著細密的氣泡，酸香先一步到達鼻尖，還沒有入口，口腔就已經開始分泌唾液。將魚片切成很薄的片，並捲成半圓的形狀，再放入湯中輕輕一涮，然後夾起來的時候微微振動。入口的瞬間，並不是猛烈的刺激，而是漸次展開的味覺體驗，先是溫和的酸，像山間清晨的霧；隨後辣意慢慢浮現，帶有發酵的厚澤；最後才是魚肉本身的鮮甜，在舌尖停留許久。

時間的酸味又被稱為時間的氣味。用米湯或者野生番茄自然發酵而成，不急不躁，讓微生物在看不見的地方慢慢工作。與其說它是調味，不如說它是在自然的助

力下成長的生命。貴州人懂得這一點，不刻意雕琢，讓食材在合適的環境中自己生長出風味。

酸湯魚是溫潤的開場，辣子雞更接近直接的表達。雞塊較小，油炸過後外皮微脆，和大量的干辣椒一起翻炒。端上來的時候，紅色佔據了全部的視覺，雞肉成了點綴。夾一塊入口，最先感覺到的是辣椒的香，而不是單純的辣。那種香帶有陽光曬過的氣息，乾燥熱烈。然後才是雞肉的緊實和油脂的回甘。吃到後面，嘴唇微微發麻，額頭冒汗，但又忍不住再來一塊。

貴州辣不是負擔，是情緒的出口。山路盤旋，氣候多變，人們生活在其中，也好像需要一種直接而熱烈的味覺去回應生活的起伏。

清晨的街頭就是另外一首詩。天剛亮，空氣中還留著夜間的涼意，小店就開門了。最常見的是一碗熱氣騰騰的腸旺面。麵條細、有韌性，湯底濃而不渾，豬血、肥腸與湯汁互相配合。有人會多加一勺辣油，有人喜歡清爽一些的口感，各有所好。端著碗坐在低矮的塑料凳上，看著街道漸漸熱鬧起來，那一刻的滿足並不張揚，但卻非常真實。

相對於精美的擺盤，這裡更在意的是下嚥時的踏實。食物同生活之間沒有刻意的界限。很難說清，是由於食物使人感到安穩，還是因為這樣一種生活本身就帶有溫度。

走得更遠一些，在苗寨或者侗鄉，味道也會隨之改變。木屋依山而造，炊煙沿屋脊緩緩上升。醃製過的肉件放在火塘之上日復一日，受煙熏火燎的「傷害」，顏色越來越深，香味也越來越濃。臘肉就此而誕生。切下肥瘦相間的一塊，用柴火簡單的翻炒就可配成一桌好飯菜。帶有煙火和時間的痕跡的味道，很難用語言完全描述出來，只有在咀嚼的過程中才能慢慢體會。

如果說城市裡的味道是即時的滿足，那麼山寨裡的食物就是記憶的延續。它不會去迎合誰，也不會被過度的解讀。食物在那裡，是日常的一部分，因而也更顯珍貴。

在貴州行走的過程中，會發現這裡的美食不是用昂貴的食材製作出來的，也不是用複雜的技法製作出來的。它更像是和環境長期磨合之後的結果。山多地少，懂得珍惜；氣候濕潤，懂得保存；交通不便的時代，味道在本地不斷打磨，而不是被輕易地替代。這種飲食方式有樸素的智慧。它不是追求最好的，而是從有限的範圍內找到最合適的表達。因此，當外來者用已有的標準來衡量的時候，就會產生一些錯位的感覺。貴州的味不迎合，卻因此更加明顯。

到了夜幕降臨的時候，又回到了大街上，燈光還是亮著的。人們圍坐在桌旁吃著熱燙滾辣的食物，有的人還提著烤制過的羊肉串在市場上轉悠，嘗著新奇的美味燒烤。空氣中摻雜著辣椒味、炭火味、油脂味等，雖然味道濃郁一些，但是不會使人產生厭惡感。相反，在這種氣味之下，人更容易放鬆下來。

美食最動人的地方，並不是味覺本身，而是它所承載的生活方式。貴州的食物並沒有刻意地講述故事，它在不經意間就把人與土地的關係表現了出來。酸、辣只是表面現象，本質是時間、氣候以及人共同形成起來的秩序。

離開了就帶不走它的味道。即使買好了調料，換了一個環境，總覺得缺了點什麼。後來才知道，缺少的不是配方，而是那一片山地的濕潤空氣、街頭的燈光、人群中的喧鬧與安靜交織在一起的瞬間。因此再想起貴州的時候，腦海中浮現的不只是某一道菜，而是與它有關的一段時間。它緩慢、真實，不急於被記住，在不知不覺中留下很深的痕跡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